

序跋精粹

这九首诗里，有我们的文化精神

胡晓明

这本《古诗里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内出版),始于先秦时代《诗经》(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中的《君子于役》,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1839年)。

两千多年的诗史,只以九首诗来加以表达,分明不免挂漏之讥[注:本文与《中国诗所承载的三种精神》为《古诗里的中国》自序,标题均为编者所拟。全书所选九首诗为:君子于役(《诗经·王风》)、离骚(屈原)、桃花源诗(陶渊明)、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古风(李白)、春夜喜雨(杜甫)、和子由澠池怀旧(苏轼)、泛海(王阳明)、己亥杂诗(龚自珍)]。然而坊间的中国诗歌选、中国诗史之类的读物,实在是太多了,要想对中国诗作系统深入全面的了解,不是这本书的任务。我的想法是,以诗史上最精粹、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知道的作品,来表达数千年来中国诗里头的文化精神。

通过中国诗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大义,通过中国文化来解读中国诗,这就是本书的宗旨。我向来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中国诗不同于西方诗与现代诗,中国诗歌是文化动脉的主脉,是民族生命的心史,是士人智慧的精粹,是先圣往贤骨血之所在。在此,我试图再将全书要义大义以及未尽之义,提要勾勒如下:

以《诗经》始,以定庵终。“始于先秦时代的《诗经》,终于清代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结构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一个早熟的人文主义系统。因为在世界文明史上,那么早的年代,就明确主张要用人自己的有韵律的歌诗,表达人自己心里的思想与胸怀、意志与向往,而不是去传达神的想法,或某种流行的观念,或别人的想法。诗言志强调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说这是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人”在“文”的前面,以人为表达的对象,我们看现代文学,常常是“文”在“人”的前面。这个区别是重要的。诗首先是成就一个人,表达一个人,这个人是有真性情的人,是有生命的感动的人,是传达大地的声音,又有胸襟怀抱的人。因而中国诗歌是“士”的文学。

《诗大序》说诗要“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是说,诗心不封闭在各各小我自体之内,诗心实存于人人之间,哀乐相关,痛痒相切。虽有苦闷,终存正气;不免坎坷,绝不自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诗是个人的,也是大群社会的。诗要有家国情怀,有时代声念,民胞物与。

中国诗的开端,即是人文主义的开端。《诗经》中大雅小雅尤其如此。《离骚》也是如此,所以说诗是先圣骨血所凝,是文明的信物,是千年传统心理智慧的结晶。跟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以及现代不群的孤立的小聪明的诗,完全不一样。

人文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对政治强烈的兴趣。《诗大序》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谏,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郑玄《诗谱序》引《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都特别强调诗歌对整个政治生活的不可缺少的规诫与告诫作用。这是产生早期中国诗的历史文化土壤,也是中国诗学开山标明“诗言志”,诗之所以为士人之诗的文化基因。

近三千年的中国诗史正是这样发展下来的。真正的大诗人,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志士仁人。某种意义上说,龚自珍是这个人文主义诗学谱系的最后一人。龚自珍1841年去世,其时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中国近代历史开启,需要另外的篇幅来讲中国诗的故事。

龚之所以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笔,首先是古典中国在时间上的终结。其次是《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以前所未有的篇幅作抒情自传,复杂深厚,瑰丽变幻,哀感顽艳,既有社会现实政治与民族命运前程的真实丰厚内容,又有传统中国儒道释思想与民间文化的金声玉振,当然地成了古典中国的“天鹅之歌”。第三,不仅是旧思想旧传统的最后余晖,他的诗链接了近代到现代的中

国诗史,对于那些极富于政治担当、人文理想与国族命运关心的诗人诗派如同光体,如诗界革命诸君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蒋智由,以及南社诗人高旭、陈去病、柳亚子甚至鲁迅,龚自珍具有触电一样的精神影响力。他的诗与人犹如一座桥梁,在新旧世界交替之际,伸向一个未来的中国,预示着新时代新思想的孕育;不仅是诗歌本身,还有文化气质,再也没有其他传统诗人,像他那样深切地感动过后来新时代的一批以革命者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新人了。因此,以他划上古诗中的中国的句号,构成一个自先秦而晚清的中国人文主义诗学谱系。

中国文化自先秦至晚清近代,有一条历史的主线,即士人精英做文化主持人,由思想型的读书人,引领风气、主持一个时代的精神趣味与文化走向。孔子为首的百家竞起、两汉的儒生领袖、六朝的家风学风、打破门第的科举取士、以道统重建和文化激荡为己任的两宋新士人新思想的崛起,以天下关怀与国族存亡为系的明末清初遗民诗人,都是历史的证明:知识人有活力则社会有活力。而每一个风气中,都有诗歌的引领;中国诗,是活力中的活力,犹如中国社会中一枚永耗不尽的电池。从诗骚的“言志”、“规谏”,到定庵的“慷

慨论天下事”,皆是如此,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有意味的结构。这个结构,也解释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终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

以“屈陶李杜苏”为主干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有之有也。”又说:“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世而不一遇也。”

王国维的这一番评论是公允正大的,也代表了主流传统诗学对大诗人的客观评价。同时,也不妨是从古典中国新士人新思想的崛起,以天下关怀与国族存亡为系的明末清初遗民诗人,都是历史的证明:知识人有活力则社会有活力。而每一个风气中,都有诗歌的引领;中国诗,是活力中的活力,犹如中国社会中一枚永耗不尽的电池。从诗骚的“言志”、“规谏”,到定庵的“慷

慨论天下事”,皆是如此,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有意味的结构。这个结构,也解释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终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

在德的方面稍次于四子的伟大诗人,是李白。如果不是完全站在才学德三位一体完美平衡的立场上,我愿意将李白补充进入这个大诗人的体系。从才华的角度,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然而李白还有一个上述体系无法概括的重要品质,即前人所讲的“气”。清代诗论家叶燮说:“李白天才自然,出类拔萃,非以才得之,乃以气得之。……历观千古诗人有大名者,舍白而外,孰有是气者乎!”“气”即是生命的能量特别大、生命光彩特别亮丽,沛然莫之能御。从这个角度看,屈陶杜苏都没有他来得强烈、丰沛而生动。其次,李白是盛唐的特产。如果不是最为富于生命能量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中国最有生命之元气的诗人的。同时也代表了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绚丽多彩的大唐文明。所以,讲古诗里的中国,不能不讲李白。

以张若虚与王阳明为必选

王湘绮说:“张若虚《春江花月》,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诗人,只以一篇作品,就入选文学史上

“大家”的行列。那末,他这篇作品为什么如此重要?成为大家的原因何在?这样重要而特别的诗篇,我们是不可以错过的。

而选王阳明的理由更是简单。本书的特色是选取那些最能表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国诗,这样必然要淘汰那些虽然优秀,但是只是在诗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作品,需要着重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诗。于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视,即中国诗中的哲理诗。“深远如哲学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诗思兼美,这常常是中国诗人向往的高标。王阳明无疑是一个大哲学家,同时又是在诗歌史上有定评的优秀诗人,选他的作品,无疑可以很容易地打开诗歌通往哲学与思想的维度。

因此,我希望这九首作品,不一定是唯一的诗选,却一定是精心的诗选。一册在手,时代与全局、大家与名篇、哲思与艺境、诗骚、李杜、唐宋、奇正、刚与柔,兼而有之。你可以不知道曹植、白居易、陆游或其他诗人,但不能不知道这里的九首诗及其诗人。

从大自然汲取生机

邓小军教授论诗人杜甫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就是从大自然中汲取生机,获得生命能量的支援(《唐文学的文化精神》)。这不仅是老杜的智慧,也是中国诗人普遍的生命智慧。在最

为苦难的人生境遇中,中国诗人往往能从周边的时序变化,从山川草木,从大自然的生动与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这当然并不是说他们都是现代人所说的自然崇拜者,泛神论者,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思想背景。一个是“关联思维”,来自中国早期思想中的“感应”说,明确肯定外物是有生命意味的。《乐记》说:“乐者……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万物有以相连,精浸以相荡也。”(《淮南子·泰族训》),成为中国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应该补充的是“心的文化”。即:中国文化很早就十分自觉地认识到,“人为万物之灵”,“心”是世界的主宰。因而,看起来他们从花开花落,云飞云起的大自然中,得到了生命的启迪,智慧的见证,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是他们自己的心;他们在此世的行为、选择与际遇,都只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对自己最终的拯救者;而每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心,不是孤立绝缘的存在,又是与天地宇宙在一起的存在。所以,中国诗人从大自然汲取生机,其实是一种缘助而已,宁无说是一种镜像的作用,一种载体的延伸,所谓“以草木文章,发帝舒机;以花竹和声,验人安尔”(魏了翁《黄大史文集序》),宁无说是诗人借助于诗歌的感物方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有办法,让自己的生命不坠,让自己的生命活出一种充实而光辉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本书中所选《春江花月夜》《春夜喜雨》《泛海》等诗中,大自然的物象,无论是春雨春花,还是秋月天风,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涵义,诗人一方面将自己的美质投入到大自然中,使大自然的微物关情,也具有一种美质,另一方面诗人也从大自然的春雨春花、秋月天风中,得到美的见证。这样一种天人之间的交互性,成为中国诗学极有意味的魅力。

好了,说到底,诗的解读方式,其实更是一种生活与存在的方式。小书在手,深情领略,终在解人。



笔会

踏雪

(油画)

艾中信

之一, 重人间、重世俗的精神, 即“俗世人文主义”

一些世界文明史家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而中国这个时代的文明,不同于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即所谓是属于“外向超越”型;外向超越即寻求一个现实之上之外更高的存在,来作为真实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形态;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内向超越的另一个表达即不依靠神或上帝的拯救,不依靠另一个更高的理想型来指导现实生活,而就是在日常真实生活中,来实现人的完善与人生的幸福。这当然是一种人文主义,更强调地说,这正是一种重视世俗人生的入世主义。

这里要纠正一个五四新文化以来的误解。顾颉刚刚一多他们,把秦汉的方士求神仙的事情,完全误解了,他们以为中国上古的神仙家,是追求死后成仙的世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神仙考》)。其实,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可以知道,神仙家关注的完全不是有关死后的世界,而是有关如何好好地活着的各种身心修行实践,是做一个“活神仙”,神仙乃古医学(《汉书艺文志》之《方技略·神仙》汉代医家李柱国校),神仙学包括诸如服饵、养气、炼丹、导引、按摩等实践(参见王叔岷《列仙传校笺》、王尔敏《秦汉时期神仙学术之形成》)。这个例子表明,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佛家,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中国的文化精神是看重现世人的幸福,而不是将幸福寄托于来世。

我们今天读几千年前的诗三百,真的可以感觉到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学,日常生活的事情,平凡而单纯的恋爱、结婚、生子、想家、服役后的忧伤,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妇之情、朋友之情,无不应有尽有,唯独没有古希腊神话中的人与神的感情,人生、人性、人情,是《诗经》的灵魂,是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母胎。全篇肯定人的现世性,看重此生此世的幸福,是《诗经》的基调。

如果说,西方诗歌与文学的源头是《圣经》,那么,中国文学的源头就是《诗经》。《诗经》的精神气质,就是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

中国诗所承载的三种精神

胡晓明

记得我还是小的时候,念《诗经》里的“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比喻一个女孩子的美丽,跟我一起玩的女孩子,我心里觉得她们,永远是桃花一样地好看。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诗经》里的《桃夭》这首诗,讲到后面还有桃叶、桃子、开花、茂盛、结果实,比喻女孩子不止是好看,还要结婚、成家,生孩子。回忆当小孩子时的心情,没有那么多事情。一个像桃花一样的女孩子,这就够了。可是有一天我给学生讲课,却一下子懂得了,原来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她咏唱的美好人生,是这样的一种完整真实的人生。如果一个女孩子,只是给人家看着像一朵桃花那样的好看而已,而不会结婚,不能嫁一个好人,也不生小孩子,那么,是没有什么真实的美,或者说她拥有的不是完美的人生。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间性。所以,我讲《诗经》,要从《王风》的《君子于役》讲起,就是这个人间性的道理。

之二, 人格尊严与人性高贵

从历史上看,秦始皇无疑是有功于华夏统一大业的,他的书同文、车同轨,无疑也是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但是历史向来不是只有一个侧面。在中国文化的谱系里,甚至在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秦始皇更多呈现为负面的形象。为什么?道理朴素,因为他的反人性。兼并战争是反人性的,周庄王时代,中国已经有一千万人口,秦兼并诸侯,其所杀伤,三分居二,又经过几年暴政,“百姓死没,相踵于路”。修长城也是很伤人道,残酷强迫太多的劳工,死于长城底下的不计其数。孟姜女的故事就是民心的典型。《尚书》里说“惟人万物之灵”,就是说人是目的,以人为本,没有什么东西更可以高于人性的生命存在,凌驾于人本身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里说的“天地

良心”的涵义。所以我们选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诗》(一般选本只选《桃花源记》而未选诗),李白的《古风》也涉及这个问题,表明李白确有思想,而不是一个成天只知道喝酒的诗仙。陶渊明还有一首诗专门咏荆轲,最末两句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对荆轲的人格,表示了很高的评价。陶渊明的咏荆轲,是反暴秦,是反非人道的社会,是把人道人性看得高于君王之统。而陶之所以要虚构一个桃花源,是反非人道的社会。《桃花源诗》开头两句诗“嬴氏乱天纪,贤人避其乱”,直呼其姓,已经很明白。《桃花源记》中“白云先生避秦时乱”,也已经点出了关键。所以桃花源世界,是人性的世界,是高于秦始皇专制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所以陶渊明的金剛怒目,与静穆冲淡的美,在根基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矛盾,都是讲人性的自由,人道的庄严与尊贵。

李白最崇拜的古人是鲁仲连。为什么,有三大精神美质,是从他那里来的,一个是个性自由精神,一个是功成身退精神,一个是人性精神。功成身退精神,如所周知,鲁仲连帮助赵国解围了秦国的包围,平原君想封他,他再三辞,平原君又以千金为寿,鲁仲连也决不收,且从此隐身不再出来,在一个充满了纷争与功利的蝇营狗苟的世界,这种谦退的生命风姿,是高贵的诗人李白引为同调的。而个性自由与人性精神,更是李白一生心事所系。

李白特别敬重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余照”,跟陶渊明咏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是一样的意思。如果说,“桃源人生”的提出,是中国文化精神藉陶渊明的灵心,所呈现而出的生命形态,那末,“鲁仲连人格”的提出,是李白一生最成熟最深刻的思想。上接孟子浩然之气的大丈夫精神与庄子的游世自由人格,以切己的生命实践,平交王侯,傲睨巢由,仰天大笑,高尊布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在天地间堂堂做一个人,融儒道侠仙为一体。其人性高贵、人格尊严的精神,成为吾国诗歌思想史上的最明亮的星空。

之三, 广大人间恒有温情与善意

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广大的人间,人类应有彼此间的温情与善意,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信念。

西方人总是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往往喜欢讲一些天人感应的故事,往往用道德与移情的心态,看历史、看天象、看山川河流甚至宇宙,因而缺乏近代意义上纯粹的科学眼光。其实中国人看历史,看自然,看人生,都有一种温情,都有一种善的信念;中国人的道德心情,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说的“天地良心”,应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诗歌文学,具有一份决定性的贡献。

我们以《诗经》的《君子于役》开篇,这是一首相当简单朴素却又意味深长的诗歌。《诗经》里有不少这样的诗句,简单极了,但它所表达的情感,实在令人难忘,譬如《邶风·北风》,诗人写道:“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这个世界何等的寒冷,何等的阴暗!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你与我携手同行,那么,就一下子充满了温情,于是,这个寒冷的世界就变得容易忍受了。

《诗经》里还有一首小诗,我也觉得很温情,《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写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女子与夫君相见,诗人以眼前那风雨飘摇之中小动物之间一种相互的温情,来作为诗的起兴,真是有无限深微美好的情意。这首诗,常常不止于夫妇之情的解读。

白居易有一首小诗,也是写风雨之夜:“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

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小诗仿佛是一通诗歌写的邀请函,其中所写的气候,是阴沉沉的天空,灰扑扑的夜,快要天黑,快要下雪了,有一种无边的寒意,无边的黑夜,渐渐侵压而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有人来驱散那心头的寒意,需要有人来排遣夜色的寂寥。最难风雨故人来。因而白居易一千多年前邀请朋友刘十九的声音,一直传响到现在,那一酒一炉的温暖,依然充满了诱惑,带来了永恒的人间美好。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学,有一典型而普遍的现象,即诗人我们大多生活在一种漂泊的状况中,战争、征役、求学、宦游,迁徙、贬谪、充军……他们最懂得人生漂泊的况味,而中国诗人的整个环境生态,又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人情往来、安土重迁、眷恋土地、仁爱敦厚的生态,于是,他们也是最能领略人生的一种温情,最向往着、希企着人间里的温情与善意。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正如《滕王阁序》所唱:“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真是无限的悲凉,可是接下来,“沟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一下子就把悲哀化解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止是白居易与素不相识的琵琶女,所有的中国诗人都是具有同情心的人。孟子说:“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广义上说,一切被遗弃者、被拆散者,孤独者、流浪漂泊者,一切失去了正常人伦关系的人,皆属于“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儒家认为,他们最需要关心,最需要为政者倾注最大的同情给予最切实的帮助。

宋代哲学家张载《正蒙》中有一篇《乾称》,说道:“凡天下疲癃、残疾、惇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说出了中国人性思想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中国诗人一以贯之的精神。

笔记小说里有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一个女孩子天天躲在田螺里,为一个老实勤劳而孤苦的年轻人烧饭洗衣,老实的青年有一天终于看到了田螺姑娘,问她为什么要来相帮,田螺姑娘回答说:“天道小女,哀君独。”“哀君独”四字,正是从孟子、从《诗经》里来的,是中国人性体现。所以中国诗人正是人间的“田螺姑娘”,代表着人间恒有的温情与善意。我们从《桃花源诗》这样理想的诗歌中,从《春江花月夜》这样唯美的诗歌中,从《春夜喜雨》和《和子由澠池怀旧》中,都不难发现中国诗的这一特质。

